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石慧不再開口了，閃身退至兩丈開外，伸手指向三枚色彩斑斕的古錢，分夾在指縫中，比著金蒲孤道：「姓金的！因為你是空手，我祇用三枚錢鏢來對付你！」

金蒲孤笑笑：「你太客氣了！十三手齊放也沒有多大關係，我這幾天手頭拮据得很，正想撈幾個零錢花花！」

石慧不跟他鬥嘴，清叱一聲，抖手射出兩點金光，一前一後，成一道直線向金蒲孤飛去！

金蒲孤依然雙手背負，神情十分輕鬆，對射來的兩枚錢鏢根本不加理睬，直到那前一枚錢鏢飛到他伸手可及之處，他才突然伸手朝僚上抓去，手法又勁又疾，兩指輕探，一下夾個正著！

眨眼之間，石慧所發的第二枚錢鏢也趕到了，金蒲孤微微一笑，把接住的那枚錢鏢又彈了出去。

葉的一聲響，兩枚錢鏢在空中相撞，後發的那一枚被撞開了，可是被金蒲孤彈出的那一枚，卻藉了一撞之力，以飛快的速度，又向金蒲孤的耳部襲去，金光微閃，掠空有聲。

金蒲孤似乎沒想到她的手法會如此奇妙，萬般無奈中將頭急偏讓過，當錢鏢以分厘之差，劃過他的耳邊時，他不禁出聲大叫道：「好手法！」

石慧冷笑一聲道：「好的還有後頭！」

振腕又是一點金光，筆直地射來，這次逗取咽喉，勢子更疾更速，金蒲孤因為對方有話，說祇取他的耳朵，所以對這枚錢鏢祇付於深切的注意，從前面兩鏢上他已領略到石慧的手法確有不凡之處，故而特別留心來勢的變化。

可是石慧這一鏢竟像是違背了諾言，急發直至，始終是對準他的咽喉，完全是要他性命的意思！

錢鏢離他的咽喉祇有寸餘距離，寒氣迫肌，金蒲孤發覺了上當，已經來不及閃避了，厲聲急吼道：「好狠毒的賤婢……」

喝聲未已，錢鏢冰涼的邊緣已觸到他的喉頭。

見性大師，元妙真人，甚至連捧著木盒的邵浣春也覺得石慧的手段太不光明，可是他們已無力阻止這件事！

說也奇怪，那枚錢鏢擊中金蒲孤的咽喉，竟然沒有傷害到他，反倒叮叮一聲，落在地上。

金蒲孤自必死，卻不想那錢鏢上的勁道十分輕微，祇使他稍稍感到一點痛楚，不禁怔住了。

石慧冷冷地道：「牛吹得倒不小，原來也不過如此，我手上祇要再加一點勁，你還有命嗎？」

金蒲孤十分難堪，憋了半天才叫道：「我若早知道你這麼無恥，豈能容你如此輕

易得手……」

石慧冷笑道：「兵不厭詐，你用長箭穿我父親的耳朵時，可曾先打過招呼！」

金蒲孤又是一怔，七天前他在石廣琪的壽筵上以金僕姑長箭為父母雪恥復仇時，原祇聲明僅對付邵浣春一人，結果卻連石廣琪也包括在內，現在被石慧提出一問，不禁窘得啞口無言。

木然片刻後，他才強顏道：「就算我打過招呼也沒有用，石廣琪的功夫不會比邵浣春更高明，我明白地招呼過邵浣春，他仍是擋不住，你父親行嗎？……」

話說得很勉強，可是也不無道理。然而石慧卻怒聲斥道：「擋不擋得住是我父親的事，你不告而襲已違背了江湖上使用暗器的規矩！」

金蒲孤卻臉色一正道：「你把話說清楚，我就這翎僕姑長箭可能不算為暗器！」

石慧也一正臉色道：「那我這金錢鏢能算暗器嗎？」

金蒲孤怔了一怔，墓地將身子一轉，也不見他如何動作，身子又轉了回來，藉著模糊的星光，人家卻看見他的嘴裡含著一枚錢鏢，他把錢鏢吐了出來，拈在手中看了一下才道：

「以前三枚都不算，這一枚該如何說法？」

其餘三人都是一驚，誰也不知道石慧在什麼時候也偷發了一枚錢鏢，而且發得無聲無息。同時更不知她用什麼手法，居然將這一枚錢鏢從金蒲孤的背後襲到，照他開口接鏢的部位判斷，這一鏢正是取他的左耳！

(十三)

「今天我聽說游佐被殺，便覺得以後不需要那些信了，所以才想進洞去撕了那些信，可是我走進洞去的時候……竟然發現那裡有具屍體！」

文彥說到這兒，整張臉白得像蠟像一般，而且全身痙攣顫抖不已。局長的神色越來越驚訝。

「文彥，你認為洞裡還有信嗎？」

「當然有啊！我被屍體絆倒之後，嚇得連拿信的事都忘了，趕緊逃出洞口。局長，你是不是找到那些信了？」

局長還來不及開口，一旁的金田一耕助便已興奮地向前接近。

「文彥，你做完那些信之後，有沒有把剪刀、蠟燭或其他東西埋在土裡？」

「沒有，我沒有這麼做。」

「昨天你去洞裡的時候，有沒有看見什麼人？」

「我想應該沒有吧！因為我非常小心。」

在金田一耕助的暗示下，局長從抽屜裡取出兩封信。這兩封信分別是從游佐的屍體上找到的，以及寫給智子的信。

「文彥，你所製作的信就是這個嗎？」

文彥滿臉通紅地看著這兩封信，但是當他看到寫給智子信時，眼神中立刻露出奇怪的神色。

「這一封是我做的，可是這個地方有問題。有人在這裡做了手腳！」

「哪裡？有什麼不同？」

「這裡。這封信上註明：『今晚九點半，請來頂樓鐘塔』。可是我做的信卻要姐姐九點鐘來。因為如果三個人沒有同時碰面，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，所以我寫給他們三人的信都指定九點鐘見面。」

局長和金田一耕助沉默了好一會兒之後，局長才對文彥說：「啊！文彥，辛苦你了，你的話對我們來說非常有參考價值。現在你先到外面休息一下，有需要的話再請你過來。」

文彥一出去，局長便興奮地問：「金田一先生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難道是文彥在說謊？」

「不，那孩子說的都是真的。也就是說，兇手很巧妙地利用了文彥的計劃，雖然文彥以為他在進出洞口時沒有被旁人看見，但是兇手卻看見他了。而且兇手後來還悄悄潛入洞內，拿走了那些信，並把它當成自己計劃的一部分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可是兇手為什麼要更改文彥所訂的時間呢？」

「因為兇手已經計劃要殺游佐先生，他擔心要是那個時候智子小姐去鐘塔的話，會相當不方便。不過這麼一來，就又有了一個問題——兇手既然有這層顧慮，那又為什麼非把智子小姐叫上去不可呢？難道兇手想嫁禍於她嗎？」

就在金田一耕助百思不解的時候，一名刑警慌慌張張跑進來說：「局長，驗屍報告出來了。」

「哦，死因和死亡的時間是……」「死因是被毛線勒死。死亡時間已有二十一個小時到二十二個小時左右了。現在是下午一點，由此推算回去的話，兇手行兇的時間應該是昨天下午三點到四點之間。」

(五十九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黃堂急道：「請你說詳細些。」

那男人怒：「還不夠詳細嗎？我正在調頭追這輛車，快派人來，我是施組長。」

黃堂這時，也聽出了這個報案人，是一個同僚，同樣是高級警官。

黃堂知道施組長精明能幹，行事踏實，斷然不會胡說八道，所以他一方面自報姓名，一方面道：「我立刻趕來，施組長，小心。」

當時，他又說不上來為什麼要特別叮嚀一句，多半是為了事情十分怪異——風雨之中，無人駕駛的車子在疾駛，這可以是任何怪異事情。

黃堂立刻駕車到九號公路，在車上，他調動了一小隊警員，也和施組長繼續聯絡。

施組長本來是和那輛車子對面交錯而過的，他一眼瞥見那客貨車的駕駛位上根本沒有司機，第一眼，他以為自己是眼花了。

(在我們進了原振俠的辦公室不久之後，黃堂把施組長也請了來。所以，我們聽到的，是施組長的第一手敘述，而不是黃堂的複述，自然更加精確。)

他是一個有十分敏銳觀察力的警務人員，雖然事情難以令人相信，但也肯定其中必然大有蹊蹺。所以他一面報案，一面運用高超的駕駛術，立刻在公路上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彎，去追那輛客貨車。

在這時候，他知道自己報告已引起了黃堂的注意，黃堂專負責任種事務，這令他感到安心。

他開始在公路上追那輛客貨車時，風勢和雨勢雖然已過了全盛時期，但依然有風有雨，一邊山崖上，雨水如瀑布一樣衝下來，橫過公路，又向公路另一邊的山崖瀉下去，有時，公路上積水相當深，車子駛過，濺起老高的水花來，相當驚險。

施組長在才一調頭追上去時，兩車間的距離約為三百公尺，他估計無人駕駛的車的時速達到一百公里，所以他用更高的速度追上去。

兩車的距離漸漸接近，到了追到祇有一百公尺之際，前面的客貨車，陡然加快速度，像是知道了有人追蹤，想要擺脫。

當施組長敘述到這裡的時候，我們曾有過一場討論。那時，那位鐵天音醫生也來了，他不是出聲，可是聽得很用心。

小小的一間辦公室中，可算是人才濟濟，若是原振俠醫生忽然出現，那才更是熱鬧。

溫寶裕最先說：「車子沒有司機，無人駕駛，怎麼會知道有人跟蹤？」

胡說道：「車廂中有四個老人，客貨車用高速行駛，十分危險。」

我的意見是：「車子一定有人駕駛，祇不過我們不知道駕駛者的情形。」

黃堂和施組長神情怪異莫名，低聲互問：「隱形人？」接著又道：「太刺激了。」

(三十二)



非凡莊主

可兒

「別……別理我……讓……讓我……喝，喝……我要喝……喝酒……」

余仲豪拂開簡威的手繼續喝，不一會就喝光了一壺酒。

「沒……沒酒……了，小……小二，再拿酒……酒來，拿酒……來……」余仲豪醉意濃濃，語音含糊地喊。

「少爺，不要喝了，你不能再喝了，你這樣醉醺醺回家，會讓小姐和表小姐擔心的，別喝了！」簡威扶著連坐都坐不穩的余仲豪勸說。

「觀兒！」余仲豪輕喃。想到表妹，他心中好過一些，不過生意失敗了，他如何有臉去面對表妹，這令他心更煩！

推開簡威，他又大聲叫店小二送酒來。

他要是不醉不歸！

余府在男主人的房裡，下人正進進出出地清理房間，兩個身穿綢衫的妙齡女子站在走廊上，等著下人將房間清理乾淨。

「大哥怎麼會跑去喝酒呢？他根本就沒有酒量，就算心情不好也不應該這樣糟蹋自己的身體，真是的！」余香怡不悅地抱怨。

余仲豪一早出門，卻喝的爛醉如泥回家，而且一回到家裡就開始吐，從大廳、長廊到房間，弄得穢物處處，真不像一向敦厚謙和的他會做出來的事。

「別怪表哥了，遇到這麼大的難題，也難怪表哥要借酒消愁了。」凌觀兒為表哥擔心地皺起了秀眉。

「喝酒就能解決難題嗎？不過是給人添麻煩罷了。觀兒，哥以後就是你丈夫了，你應該好好管管他的。」余香怡一副大姊姿態告訴凌觀兒，其實她還比凌觀兒晚出生幾天，算是表妹，但在凌觀兒面前，她總愛以長者自居。

凌觀兒溫和地點點頭，不在意余香怡的盛氣凌人。

她的脾氣很好，幾乎不懂得大聲說話，不管別人怎麼對她，她永遠都一副溫順模樣，這也是余香怡不將她當姊姊看待的最主要原因。

僕人將房間清理乾淨了，凌觀兒和余香怡並肩進入房裡觀視余仲豪的情形。

「哇！怎麼還是這麼臭？臭死了！」一走入房間，衝入鼻內的腐酸味讓余香怡捏起了鼻子，嫌惡地叫喚。

凌觀兒無心理會氣味如何，她步履輕盈的急急走到余仲豪床旁，看表哥如何了？

祇見余仲豪滿臉通紅、人事不知的躺在床上呼呼大睡，一靠近他還能聞到濃重的酒味。

凌觀兒為他拉好被子，滿眼的憂慮。

她從不曾見表哥這樣喝醉過，她好擔憂，卻不知道該如何為表哥分憂解勞？雖然表哥沒有明說，但是由家裡陸續辭退僕人婢女、給的家用也愈來愈少，她明白一定是布樓營運出了事！不過她是個女孩家，對於生意上的事是一竅不通，也祇能在一旁乾著急而幫不了忙。

現在表哥竟然會到酒樓酗酒，可見得問題一定很嚴重，讓凌觀兒恨不得自己能變成男兒身幫表哥的忙。(三)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白公心下還疑慮小姐未必精通，因暗想道：「我若出一題二人同做，便妍媸相形，不好意思；莫若出兩個題目，各做一首，縱有低昂，便不大覺了。」因說道：「我昨日偶會金陵一友，傳來二題到有效，一個是《老女歌》一個是《擊腕歌》，他說金陵詩社中名公無人不做。你姊妹二人何不就此將此題各拈一首？」盧小姐答道：「是，還求母舅將題目圖開。」

白公道：「這個不難。」隨叫媽素取過筆硯並兩幅花箋，一幅上寫了《老女歌》，一幅上寫了《擊腕歌》，下面都注了要四換韻歌行。寫完到將題目卷在裡面，外面卻看不見，又拿起來攪一攪，並放在桌上道：「你二人可信手各取一幅去。」

二小姐忙立起身來，各取了一幅。打開一看，白小姐卻是《老女歌》，盧小姐卻是《擊腕歌》。原來白公與白小姐時常做詩，這些侍婢都是服侍慣的，見二小姐分了題，就每人面前送過筆硯來。此時二小姐各要選才，得了題，這一個構思白雪，那一個練句陽春。祇見兩席上墨花亂灑，筆態橫飛，頓刻間各各詩成四韻。正是：

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。
千秋才子事，一旦屬佳人。
二小姐詩做完了，卻也不先不後同送到白公面前。白公看見盧小姐做詩殊無若灑之態，能與白小姐一時同完，心下已有三分驚訝，就先展開一看。祇見上寫著：

擊腕歌
楊柳飛茶不捲簾，美人幽恨上眉尖；
翠蛾春暖懶未畫，金針畫長嬌不粘。
欲隨紅紫作癡兒，踏青斗草時俱換；
笑語才郎賭弈棋，不賭金釵賭擊腕。
輸贏擊腕最消魂，欲擊遲遲意各存；
輕攬素綃雲度影，斜飛春筍玉留痕。
相爭相擊懶纏下，擊重擊輕都不怕；
盡日貪歡不肯休，中庭一樹梨花謝。

白公細細看完，見一字字清秀雋，不覺滿心驚喜，因對盧夫人說道：「我祇道是閨娃識字，聊以洗脂粉之羞，不知男女有如此高才，謝家道蘊不足數矣。」就一面將詩遞與白小姐道：「我兒你看，句逸字芬，真香奩佳詠。今日遇一敵手矣。」

白小姐看了，也讚不絕口。盧小姐遜謝道：「甥女閨中孤陋蕪詞，恐涉妖冶，尚望母舅與姐姐教正。」

(一一三)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

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，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，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需要運貨到
其他國家?
歡迎來電與
我們聯絡

Tel: 636-489-2188

e-mail:

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
三元風水 經驗

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太乙網址: 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: 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